



第九

立命篇

阮逸

註

蘇氏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

人生天地之間所以

立命也是命者因人而稱天有情於人而命之者也

故君子畏之

孔子畏天

命者蓋畏人事不修而違天也

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

纖曲直而不當也

易曰其受命如響

故歸之於天

聖人

無不應無不當與天合德故立命則曰天命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

引易以明命因性而稱也

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

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

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書太禹謨云也惠順道也順道即

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註戢聚難難也那多也言不聚法不戒難則福多矣彼賢交非傲

即福亦就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自取董常曰

自取者其稱人耶明魏徵能自取多福則子顯上文其稱人事也

曰誠哉惟人所召召亦取也賈瓊進曰敢問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何獨死生言命而子富貴則言天乎

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凡未死世人皆云命合生也已死矣則世

人皆云命不生也未富貴則世人皆云命不貧賤是死貧賤也既富貴則世人皆云命不貧賤是死生富貴皆人先自召之在前而後從而言命其在後也斯自取也庸非

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未莫也言我莫知所如亂世不

可自取理矣寧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

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乞代武王仲尼求為東

周皆自作元命終獲多福此知命之大者程元曰敬珮玉音服之

無斃斃厭文中子曰度德而師度已不如易

子而教也易互今亡矣亡子曰以伊尹周公

文選卷九

二

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

不以

道安人之國
疑惜其身是

大臣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

臣也

受先君之顧命保後王之未明
盡已之心不苟其位非具臣矣

董常歎

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

日又
不違是仁

人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

上文謂
常也時

有慮焉亦爾無苟羨焉

顏回曰舜何人也余
何人也有為者亦若

是被顏回不羨舜也故常亦

惟精惟一誕先

登于岸

書云惟精惟一允執
微仁性則一也詩云帝謂文王無然

畔援無然欽羨誕先登于岸岸喻仁之地也
也言仁道不可畔不可羨亦執中而得也常

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

慮即道也思曰睿

焉能無

咎

咎謂貳
過也

焉能不違

不違
三月

繫師玄聞董常賢

問賈瓊以齒

齒年

瓊曰始冠矣

十年二

師玄曰吁

其幼達也

達謂
達道

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焉夫

謂文
中子

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

傲謂未嘗
服人也

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

達不在
年齒

瓊聞之德不

在年

左傳曰年均擇賢
是則賢德為上

道不在位

語曰富與
貴是人之

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
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經越而過庭子曰姚
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謂春秋斷物志定
而後及也志在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
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制以易以窮理知
命而後及也理性至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
不學樂無以知於命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
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

言孔子不教鯉者待其具而後教其義之
之爾此並文中子言姚義志之也其義之
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
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
動容貌斯立威嚴矣此亦小度其言察其志
考其行辯其德凡師教人志定則發之以春
秋於是乎斷而能變不變則斷德全則導之
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不節可從事則達之
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無制知命則申之

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性與天道合為元命若驟而語

春秋則蕩志定志未驟而語樂則喧德敗

度德未全驟而語書則狎法狎法猶舞文也驟而語易

則玩神神不知性則以神為虛玩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

立之以宗宗即統言六經也列之以次夫謂先詩禮而後次之四

經也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

乎遠已近謂近取諸身也若出辭氣動容貌是也物遠謂遠取諸物也若斷物而行

制法窮理是也亶其深乎亶其深乎亶信也信乎孔

與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得六經之深子曰

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有亮少識必

有有才少德必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

之者治亂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之異焉乘之謂舜乘堯之類革之謂湯革夏之

類是窮達時也關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

道則時亨得小有行之者有遇之者窮達皆

有行非其道而自窮于時者有雖行得道由時然

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作謂自作孽自

作之者也偶謂庸人偶貴

一往各以數

善人偶禍皆偶然者也

至豈徒云哉往來循環數不能

東之役天下

治船子曰林麓盡矣

治船麓盧

帝省其山其

將何辭以對

掌林麓之官

問續經薛收姚

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

對之以道

賢者當悟愚者非耶吾獨奈之何

愚者不知道不可對

因賦黍離之卒章

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入謂

門人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

孝標論曰惟茲五

是生三釁

釁許慎反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可

謂忠乎子曰讓矣

無過而稱已過是隱也隱非忠也蓋讓美於君而已

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

百罰一以懲眾夫為政而何有

未有過此得為政之要者

如晦出謂竇威曰謹人容其訐

雖太訐佞人

杜其漸

漸猶不可况深乎

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

矣

容一訐直示賞百善之門

文中子曰制命

不及黃初

續書帝制公命惟漢有之不及魏矣黃初魏文帝初即位年號志

事不及太熙續書君志臣事至晉太康而止矣不及惠帝太熙惠帝年號

褒貶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仁壽仁壽四年煬帝弒立

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

事忍容言耶大業煬帝年號事不忍言安所褒貶賈瓊問富而

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歉歲歉則仁者惻隱歉苦簞反

義生於豐豐盈則義者制宜故富而教之斯易也以

思歉則為教易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

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解士文富是以至

治之代謂三皇時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

卿大夫士五者之服必章明白五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

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標枝野鹿自然

分上也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

澹朴散其可歸乎歸復也子曰人能弘道苟得

其行如反掌爾人存則道行言亦易爾昔舜禹繼軌而

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

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陂險也文武治而幽

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

有由由上之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解上人

道弘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

詩書禮樂復何為哉若言經籍不能復古何為虛設耶董常

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

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

哉當為決淳離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

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路分二曰歧性感物而動曰情亦二之義

也言情之惑性如歧之惑路也能制者少矣易曰直方大不習無

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直方性也不習謂不疑惑竇威曰

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

之近庶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恐門人輕

威而重常故子曰大雅或幾於道温大雅或幾猶屢中

也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幾道則默也

或問陶元亮潛字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

地之心焉潛作歸去來詞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

矣潛種五柳以自號閉關注見上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

若舜不怨而慕是也忘大樂者必有餘樂若顏回不改其樂是也

天之道也性與天道相合故能如此子曰氣為上形為下

識都其中都居也而三才備矣氣為鬼其天乎

識為神其人乎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者精氣

之變也故曰氣為鬼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非識則不能神故曰識為神吾得

之理性焉窮理盡性則能行變化通鬼神薛收曰敢問天神

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遠乎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公曰

不若且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故止問周公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

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心謂天故悉本

於天悉蓋也盡我於天理章義同推神於天蓋尊而

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此宗祀大神也近則求諸已

也已謂人倫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反已復性卒歸之

人如父與子性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

以饗禮接焉此大禘人鬼也古者觀盟而不薦思過

半矣盟潔貴敬也薛收曰敢問地祇既聞天

文中之卷九

故又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

以民斯其義也古祇字示形也者非他也骨

肉之謂也骨肉屬土故以祭禮接焉此既葬則祭于地下也

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

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

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

才之蘊蘊者精與之稱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

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

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

圓首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乾坤之蘊

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故因三才之蘊

始悟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

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

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譏子曰君

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曰七十子之服仲尼中心悅而

誠服也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服人之身也

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並譏當世

尚力不知義者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晉惠

帝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續詩有政

化元經何以不興乎詩亡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

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嗟師薛勤

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道不知天子失道則諸

侯修之若桓文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叔向

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孟士失道則庶人修

之若董仲舒居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

倦窮而不濫濫謂不苟于祿棄道死而後已得時則行

失時則蟠蟠屈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

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孟子詩不云

乎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衿篇刺亂世學校不修也注嗣續

也音謂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

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乃知營營非止身而已繼時之道當遠大

中說卷第九

中說卷第十

關朗篇

阮逸註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

立穆公死關朗退

並注見上

魏之不振有由哉

不國

振由賢人不用

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

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

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

時場

帝失道可知

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

因聞古詩乃問今民

何不作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情不

亡詩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職詩謂史官不明變姚

義困於窶窶貧房玄齡曰傷哉窶也盍請乎姚

義曰古之人為人請猶以為捨讓也古冉子為公西

赤之母請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蓋非冉子棄讓也况為已乎吾不

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

發我也難進易退儒有難進易退姚義發明於我子曰雖邇

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舜好察邇言若不察其本則遠說於行至

矣遠謂難及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珪字叔

從叔太宗朝為諫議多直言勅中書門下三品入閣使諫臣隨之自珪始也通何

德以之哉有何德以當叔父之求學珪曰勿辭也當仁不

讓於師况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事在關朗傳

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

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珪言直故舉吾族魏徵

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

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

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

犯畫衣冠為法其次犯而不繁三代故議事以制噫

中代之道也商周已後為中代如有用我必也無訟

乎此仲尼之志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元矣而

卒不悔悲夫隋文過亢不知故及弒子曰吾於續書元

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詩書亡然後元經作皆天命也傷禮

樂則述章志樂章禮志正曆數則斷南北南北朝感

帝制而首太熙書帝制尚不及黃初况太熙乎然元經首於太熙者蓋感

特振之也帝制之絕而尊中國而正皇始晉宋卒不振則曆數斷陽

北朝以後魏孝文皇始文中子曰動失之繁

靜失之寡不得子曰罪莫大於好進進不禍

莫大於多言言不痛莫大於不聞過自蔽辱莫

大於不知耻自得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

年二十成人始封之王知治而受職齒胃古古之道也此

制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

目張弛一機萬事隳引古語不知其政也

隱者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得為政之要也

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為人臣况君乎君更須知

道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終苟道也秦廢井田

開阡陌意在徙豪傑強本國然雖舜禹不能

理矣如此雖聖人復生難矣子曰政猛寧若恩先恩臨之法

速寧若緩緩寬也獄繁寧若簡簡不滋彰臣主之際

其猜也寧信並譏時執其中者惟聖人乎聖人之道

不難知能行上四事則執中矣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

察不止姦之府也隋由裴晞聞之曰左右相

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

政噫亡秦之罪也言王道喪自秦始杜淹問隱子曰

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

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有道謂聖人杜

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

隱紂疑文王隱則文王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演卦

顯也就拘藏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闕

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

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

曰此仁者之目也仲尼子曰道在其中矣在道

仁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

氏知之矣知聖人道大不文中子曰四民不

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

不得而識矣生民不復不以三代之法統天

下終危邦也忠敬文相如不得已其兩漢之

制乎七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

制度不立則亂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

載而不用悲夫六經示後而後世但習仇璋

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

職也不敢廢儒職在焉知後之不能用也後

有聖人出是蔗是藜則有豐年逸詩譬言如農

雖有飢饉必有豐年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

天下無主矣無真開皇九載人始一平陳先

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

名先人謂銅川府君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開皇改仁

壽壽陛下真帝也無踵偽亂南北朝偽亂相繼必紹周

漢以土襲火周木德漢火德隋當為土德色尚黃數用五

除四代之法四代謂北朝魏周齊南朝陳也以乘天命時乘御天

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其偉

文文而已不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

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宗之敬其事正其始攝位則進正名則退公其心私其迹此

隋祖必敬其始正其名故十二策何先必先

正始者也正始策首篇名魏永為龍門令永未見下車

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

寧是營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

為人上也終戒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温

彦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

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

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中說疑

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

之此太原府君王疑自太原府君曰稱府君

記自中說之後也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

可便文中之後後裔不達于茲也召三子而教

之略例焉續經略例太原府君曰疑當居慄如也

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

中子曰賢者疑也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

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正觀中起

家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天下

譙正出為胡蘇令特杜淹為御史大夫王疑

為監察上言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以君集有

大功未之信而長孫無忌與君集善乃與杜

淹不協而王疑貶出胡蘇令胡蘇漢東莞縣

有胡蘇亭隋置及退則鄉黨以穆不得志於

縣名今屬隸州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

祭禮士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九年耕聖人

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皆自垣屋什物必堅

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

也事寡嫂以恭順著文中子與人不款曲不

受遺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

力謂自饗食耕桑者

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曰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

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

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

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

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

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

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

呼以俟來哲

此並隱其意肆其言以傷河汾之教為長孫無忌所抑房魏等

不能振之也

叙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爲首
古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
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
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
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
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
篇禮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

文立制燮理爲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
相篇夫陰陽旣燮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
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關朗
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絜
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太守家于祁以春

秋周易訓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
前列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
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
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
將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
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
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爲哉遂
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

爲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
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
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
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
中爲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
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
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
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

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
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
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
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
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
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
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爲昌樂
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

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
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
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
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
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
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
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
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憂殷以下數百年四

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
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
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
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
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
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
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

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
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
後集中子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
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關子
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
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
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
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

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
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
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
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
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
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
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
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

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
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
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
人天子錫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
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
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堦
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
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

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
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
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
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
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
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
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
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

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
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
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
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
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
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
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
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

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
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
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
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
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
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
人藏其書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
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

書授于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
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時
後進君子鮮克知之正觀中魏文公有疾仲
父太原府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
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
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

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
愧禮樂徵于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父
父臨事當自知之及正觀之始諸賢皆亡而
徵也房李温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
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蕃邸及當
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
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
朕誠虛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

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
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
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羣公內宴酒方
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
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為當卿等悉心以對不
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為房
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既不可詳
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

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頽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辦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

誠哉深乎良乂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

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吏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

等並慙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時正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臯子荅陳尚書書

王

福時

撰

東臯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于東臯自號東臯子正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

作書遺季父深言懃懇季父答書其略曰亡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六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啓之徵也儻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

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爲多言見窮乎抑天寔未啓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臯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爲哉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旣去餘在福郊面采其意幸甚

錄關子明事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筭浮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書署朗爲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竒才也不可

使天子不識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張彞郭祚嘗言之朕以上筭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彞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寄發明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爲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占筭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于成湯今子明假占筭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

任之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旣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丸之役勅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公易筮徃徃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耻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微臣始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旣北遊河東人莫之知惟盧陽烏

深竒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爲祕書郎
遷給事黃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
經制不立從容閑宴多所奏議帝虚心納之
遷都雒邑進用王肅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
關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謀長策勿慮
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穆公
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
歸洛踰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

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
服闋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
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
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
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
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爲決之何如子明曰占
筭幽微多則有惑請命著卦以百年爲斷府
君曰諾於是揲著布卦遇夬之革兌上
乾下

允上捨著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再傳爾
離下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
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
之舉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
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
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
有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
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

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曰始於甲寅卒於庚
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曰不戰德
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何
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
合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乎大亂
者未可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
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興也勃
又况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

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
朗曰東南運曆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
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
天下者不出九載已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
明王旣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五帝
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冗而晚節
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
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凶

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
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謂亡也夫明王久曠
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之所
繫也孔子曰文王旣没文不在茲乎故王道
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
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
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聞之
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

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
丙午三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
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
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晉之
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
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
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
君曰厥後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

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
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
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
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
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
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筮
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

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舜繼禪
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不可
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
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
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有臣
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
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
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

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
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郊廓
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
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迥
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筭成敗於無兆
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
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

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
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
有已盛而更衰或過筭而不及是故聖人之
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幾
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
已哉過筭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
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筮不出聖
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筮告未來

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
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
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
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
周禮既行曆數不延乎八百奏法既立宗祧
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君曰
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
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

龜筮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
之有府君蹶然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
易蓋王氏易道宗於朗焉其後宣武正始元
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
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
踵屠地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
於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
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子

家謂銅川府君曰關生殆聖矣其言未來若
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
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
爾獻公筮之曰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
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九年巳酉江東平
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子謁見
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
中子曰不可以有爲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

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
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呼
驗也

曰天將吾堯
生所一皆



